

# 卡特新政府外交政策的展望

丁 匡 華

## 壹、卡特新外交政策的輪廓

卡特先生以誠篤質樸、穩健果敢、脫穎而出，當選為美國第三十九任總統，當茲國際風雲緊張，美國國際地位日趨低落之際，適時入主白宮，使命非常重大。

無可否認，美國今天所面臨的威脅，已不是過去僅是對付以法西斯軍國主義作對手的有形拼鬥，而且對美國立國精神及其價值觀念，社會制度與其國際關係和地位的全面威脅。就廣義的觀點言之，此一戰爭實際業已正在進行之中，且美國已逐漸居於劣勢，美國若干有識之士，在越南軍事失敗、美國已淪為世界第三等國家，實非諛言。倘若美國不能迅籌有效對策，則此種衰落形勢必將難於遏制，而精神的衰竭及組織的癱瘓，必將伊於胡底。同時更將開發敵方以軍事行動掠奪勝利成果的野心，如使美國益趨被動。如此非僅美國之不幸，且必為全人類帶來莫大的浩劫。

卡特為美國當前年輕一代的政治才彥，當此人類思想混亂而道德品質普遍墮落之今日，受選民之付託而當此重任，實屬艱鉅。他在競選期間，曾多次強調，謂如其當選，又將致力恢復美國的信心和尊嚴，以及美國人民的道德勇氣。並且

申言，唯有道德精神，方能爭取國際信任，重振美國聲譽。卡特此種抱負和議論，我們樂見其在爾後主持白宮的歲月中，次第貫徹實現。

國際事務以外交為其主要環節，自一九六九年尼克森入主白宮採取「談判代替對抗」政策以及季辛吉玩弄秘密外交權術以來，敵友不分、周顧原則，已使美國外交傳統與道德精神斷喪殆盡。卡特目擊美國若手國際事務創傷之餘，在競選期間，曾多次歷陳其意願，有其堅定的抱負和遠景。卡特稱：「外交政策的基礎，應該建立於道義和人民的 support 上，沒有人民的支持，而只有中央情報局的虛聲恫嚇，乃是最脆弱的表現」。因此他主張美國今後應摒棄季辛吉的秘密個人巡遊式外交，必須採行一種莊重與大度的外交政策，他將擺脫國際間權力集團的對抗，而與美國的盟國追求更密切的合作與聯繫。卡特對於今後的外交政策的基本上，業已確定一個輪廓，那就是：

「在不放棄警戒、不放鬆軍事嚇阻力量的情況下，繼續進行和解」。他說：「任何一位美國總統的最主要責任，厥為保證我們國家的安全，免遭攻擊或勒索的威脅，以具有與我們盟邦共同維護和平的能力」。又稱：「我們祈求和平，將為和平而努力，直到我們已自有國家消除核子毀滅

的威脅為止」。因此：「美國仍應在如為聯合國、北約組織聯盟、貿易團體等國際組織中，扮演積極的角色」。

其次，卡特在當選總統後，接受「時代雜誌」週刊記者訪問時說：「他的政府計劃憑我們是正當和適合的此一事實，發展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任命大使將以資格為基礎，而非報酬或政治恩惠；從現在直到他就職的期間，和各國的世界領袖們接觸，並向着他所謂「世界秩序」而非「權力政治」的目標而努力」。對於他的政府和世界各國的關係，卡特說：「我希望盡我所有的力量來建立我國的世界領導地位。這不是某種軍事力量，或是經濟壓力、或是政治的說服力，應該必須使世界各國瞭解，我們是正直的，無私的、可敬的。我絕對贊成在羅德西亞和南非實行多數統治，我願向世界公開宣佈。另外，我將視各國已開發國家為一個體，而非為某種利益而結合成為一個集團。此一態度對於非洲國家、拉丁美洲國家和東歐各國皆然。我將盡力鞏固與其他國家在貿易、文化交流、學生交換、觀光旅遊和國外援助等各方面的良好關係。我將督促我自己，委派我的閣員，或者偶而各位州長和我本人為這些方面的特使，我願達到我們所謂的世界秩序和強

權政治。又稱：季辛吉過去把世界劃分為兩大勢力傾向的外交政策，幾乎迫使世界各國採取一種立場：「我支持美國、我反對蘇俄」、「我支持蘇俄、我反對美國」。我想，這是對世界事務採取一種永久造成分裂的態度。我所採取的政策原則，乃是使世界不再發生這種情勢。我要以個別國家為基礎，並盡量在各國人民最佳利益原則下，與之和平相處。

十一月初旬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在一篇訪問中，曾透露卡特在當選總統後有關外交政策的長期目標。在這篇報導中，卡特指陳了下列三點，一、和盟邦磋商，以儘可能了解彼此的觀念與利益所在，將列為第一優先，他將和國會兩黨領袖、私人顧問及專家們，致力於闡明這項定義。二、從他的競選勝利，顯示選民們要求結束秘密外交的願望；大眾所希望的，是恢復可以反映出美國人民的正直、有道德、有力量及理性的外交政策。三、他將永不忽略一項事實，那便是：黨派的界限永遠次於我們對這個國家和人民的福利的共同努力。

其次，這篇訪問還透露卡特外交實質的許多情節，他表示，他將致力於下列三項主要目標，以期在世界事務上，為美國創立一個嶄新的意義，即是：在「和解」及武器競賽方面，對蘇俄採行強硬路線；對開發中國家持更慷慨的態度；以及與盟邦更密切的合作。

卡特表示，美國將直截了當的告知蘇俄，蘇俄再從事安哥拉式的冒險，或有干預中東事務，將更進一步破壞「和解」情勢，同時蘇俄藉圖與

華府建立較友善關係以獲得經濟利益，亦將付諸流水。雖然卡特不主張迫使蘇俄改變其內部政策，但是他在任何有利蘇俄之新協議上，則有意堅持蘇俄需作某些讓步。他還表明：他將力促迅速凍結美國與蘇俄所擁有之核子武器的數目及力量。卡特的另一目標，是促使核子國家就處理能夠用以建造武器之核子廢物的防護措施，達成一項協議。

在與共匪關係方面，卡特將尋求與北平「外交關係」的「正常化」，同時并不完全放棄美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他在這項問題上進行的程度及速度，部份將視蘇俄及共匪的態度而定。

此外，卡特將立即開始設法召集所有集團包括蘇俄在內，就中東形勢舉行面對面的談判。過去按部就班的談判已經技窮，如若無法獲得一項永久的和平條約，則數年之內，勢將導致另一場以阿戰爭。

卡特將建議包括蘇俄在內的已開發國家，簽訂一項國際協議，以提供經費和技術援助給「第三世界」的國家。同時，他將尤其着重於幫助那些面臨糧食及能源問題的貧窮國家。

卡特有意與美國盟邦作更密切的磋商。這項政策將取代他稱之為「獨行突擊隊員」式的季辛吉方式。并且，新政府將改變它認為過於重視歐洲的態度，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拉丁美洲、非洲及亞洲的盟國及中立國家。

以上所述，當是卡特新政府外交政策的論調，同時也勾劃出新政府的外交動向及其鮮明的輪廓。須知自一九六九年尼克森主政以來，以推行

所謂「強權政治」與「秘密外交」為其對外政策的主要特徵，而季辛吉則以「獨行俠」方式，擔負起執行任務，其結果是：希冀製造國際新的情勢，却擴大了世界的混亂，試圖拉共匪以制衡蘇俄，却使美俄持續對抗，并使共匪增加了在國際上統戰訛詐的氣焰；越南的淪陷，許多自由國家的相互背離，更使美國在國際上的聲譽日趨低落。美國有識之士和多數人民，寄望於一位新的領導人物，有所改絃更張，已非一朝。卡特強調和盟邦磋商列為最高優先，指出人民要求結束秘密外交，並宣稱打破黨派界限，顯然是對內順應民意，增進舉國一致的團結。對外以促進盟邦的合作，恢復自由陣營對美國的信心。外交就是處理邊際問題的有效途徑，雙方在邊際問題上的歧見，不論細微差異，或對重點與形式的差別，都具有重大的意義。雖然就一轍而言，卡特在外交政策方面所唱的競選高調平淡無奇，但是他在競選期間所發表的許多談話，都顯示出不同於傳統外交家及其突出點所在。他公然威脅，如果阿拉伯國家再實行石油禁運，將被視為經濟上的宣戰；他又警告莫斯科，如果安哥拉事件重演，美國將停止與蘇俄的貿易往來；此外，他斷然表示，如果南斯拉夫遭蘇俄的攻擊，他將不派美國軍隊前往援助。卡特此種言論，正顯示其坦白和率直，有其大政治家的風度，特別是處理蘇俄和共匪問題上，卡特在當選總統後舉行的記者會上鄭重宣佈蘇俄和共匪為美國潛在敵人，這就是他處理國際重大事務的大膽和勇氣，否則就不會給予匪俄當頭喝棒。

綜上所述、卡特的外交政策，我們可以歸納：  
 一、在基本信念上，其外交政策基礎，是着重於美國的理想及道德原則，并以美國在外交上應有較長程的及持續性的目標，特別是主張美國的外交行動應以與自由世界的合作為前提，以及強調美國與西歐及日本的「三邊關係」。二、在政策實施上，卡特強調全面核子戰爭應為美國之基本戰略，這對美國及其盟邦都將有利。在對蘇俄的政策上，主張採取強硬的立場，認為過去在美俄「和解」中，美國對蘇俄過於遷就，今後必須加以改進，還須以確保美國利益和獲得相等利益為前提。在與蘇俄的裁軍談判上，主張應大量減少美俄現有核子力量，並努力促成中歐的相互裁軍協議。在一般國際關係中，主張應以「世界秩序」代替現政府的「權力平衡」政治，除非美國的安利益遭到直接威脅，美國將避免介入他國的戰爭。三、在外交原則上，他極為反對季辛吉式的個人外交和「獨行俠」作風，認為這不僅破壞了美國外交的體制，也破壞了美國與其他國家正常合作的關係。他強調他將不依靠任何人的某種特定觀點作為外交政上一成不變的原則，他將不在白宮設立超越國務院權力的外交單位，同時也將樹立總統發言人的地位，不容任何幕僚或閣員，越俎代庖，破壞行政體制，他反對秘密外交和秘密談判，認為在一個政策形成之後，或一個條約交涉成功之後，應該立即公開，好讓人民瞭解並尋求其支持。

卡特在宣佈新外交政策中，同時檢討了美國外交，並且列舉事實加以論列。事實上，從尼克

森執政、季辛吉玩弄個人外交以來，美國外交處碰壁，聲譽一落千丈，季辛吉應負全責。季辛吉自一九六八年被尼克森延攔出任國家安全委員會外交顧問後，扶搖直上，主持國務院，外交政策完全自作主張，擅專獨斷，美國歷任國務卿中，殊難作第二人想，在其八年期間，若言他的每項貢獻，實際上俱是出賣自由正義的卑陋行為。越南戰爭的結束，是由季氏居間折衝，對美國而言，雖有某些「貢獻」，但若以越南人民利益和人類整體自由而論，季氏「貢獻」受其惠者實為共黨，而非自由世界。美國與共匪勾搭，亦由季辛吉一手造成，毛魯澤東生前對其「禮遇」，就是因為他對中共之扶植，「貢獻」極大。中共若不在一九七二年與美國聯合發表「上海公報」，導致以後的勾結，中共可能早已陷於全面孤立，朝不保夕。再看中東穿梭外交，迫使以色列讓步，所達成的不過是所謂「漸進式和平」，隔軍並非停戰，對峙局面的延後而已，有何「成就」可言。今天卡特在縱論美國新外交政策之餘，痛陳季辛吉貽誤美國，貽誤自由世界，公開加以揭露，實是大快人心，吾人深引為無限欣慰。

## 貳、中美邦交的前途

卡特先生當選美國第三十九任總統後，揭櫫其新外交政策，提出以道德精神爭取國際信任，加強與盟邦團結合作，並將摒棄共和黨政府季辛吉的秘密外交路線，以及公開宣佈蘇俄與共匪為美國潛在敵人，實在值得吾人歡騰鼓舞，相信此種正直、道德及有力量、有理性之外交新猷，卡特

必將次第有所展佈。但當效美國政府權力更替與夫卡特即將執政入主白宮前夕，吾人最為關心者厥為美國與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前途，以及美國與北平所謂「關係正常化」之發展。

先就中美邦交而言，我中華民國自建國以來，中美雙方建立在道義、法律、互惠與同盟的關係，為時達六十五年，歷久彌堅，一向承認我中華民國為唯一代表全中國之合法政府，此種政策至為一貫。在二次大戰期間，中美兩國并肩作戰，曾有「中美合作所」之設立，密切合作，抵抗侵略。一般而言，自韓戰爆發之後，美國對於我中華民國敵對之匪偽政權，在軍事上進行圍堵，在經濟上實施封鎖，在政治上採取孤立，而尤以雙方於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年）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共同退阻共匪蠢動，防衛台澎安全，最為中美兩國最佳之友好表現，二十餘年來，歷經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以迄詹森四位總統，原則上均無重大改變，惟自尼克森於一九六九年入主白宮後，情勢便發生顯著變化，先是解除對共匪禁運與經濟封鎖，繼則媚匪縱匪，竟然妄言所謂「這個人口七億的國家如果無所貢獻，國際間就沒有持久和穩定的秩序可言」。「只要我們盡力採取一切步驟來改善美國和北京的實際關係，結果必然對我們有利，同時對亞洲和世界的安全與和平也大有助益」（見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八日尼克森向國會提出的外交報告「爭取和平的新策略」、美國新聞處中譯本二八頁及一二九頁）。以及「我願意表明、美國願意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匪）在國際家庭中擔當一個建設

性的角色」(見一九七一年二月廿五日尼克森向國會提出的外交報告「和平的建立」，美國新聞處中譯本九六頁)等謔言。再則尼克森以一個領導自由世界的政治領袖，竟自貶其身价，遠渡重洋飛赴一向反美將美國列為第一號敵人且為其盟邦中華民國的敵對僑政權之首都北平訪問，共匪直稱之「登門求和」與「叩頭投降」而自取其辱。卒之與匪協議互設所謂「聯絡處」，進行所謂美匪「關係正常化」的勾當。

福特繼政，仍步尼克森後塵，不因毛澤東之形同殭屍，周恩來之奄奄一息，居然再度飛赴北平，甘於自貶地位，與匪偽第三號頭目鄧小平舉行會談，遂至一誤再誤，降低美國與中華民國邦交關係，此誠屬對中美兩國歷史友好傳統之莫大損失。適非「水門事件」促使尼克森去職，適非匪偽政權變亂頻傳，毛周先後遭受天譴，陷使福特政府裹足不前，則今日之中美邦交必蒙受莫大不幸。

卡特先生當選美國第三十九任總統後，其今後對華政策動向，吾人殊表莫大關心，雖然距離其正式主政尚有時日，尚難推斷其未來趨向，但我們若從卡特近年來所作談話，競選電視辯論，及其當選後所作談話，仍可得到一個概念。

首先，卡特在今(一九七六)年五月間由喬治亞洲飛往德克薩斯州從事初選活動，答覆美國「新聞週刊」國際版總編輯賀特的訪問，曾以堅定的口吻表示：「我們對中華民國政府負有不能背棄他的義務」。

接着卡特於六月廿五日在紐約發表首次重要

外交政策演說後，應詢答覆美國和北平「關係正常化」而又不犧牲台灣利益問題時說：他將努力保護台灣的安全，尋求不干預台灣的事務。

繼之，在八月二日出版的「時代雜誌」週刊，卡特對「今後多快承認中共」的答覆是：「這是最後的目標，但是時間尚未確定，我希望獲得有關台灣人民——中華民國人民——能夠免於來自中國大陸軍事壓力或統治的保證，也許沒有此種可能性；如果沒有，則我將不願放棄我們與中華民國的關係」。

九月上旬，卡特在接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訪問時，對於迅速採取行動與北平「關係正常化」問題，他的答覆是：他并不預期此事會很快發生。他說：「我希望獲得令我滿意的某種方式的保證，保證台灣不會受到軍事攻擊，台灣人民保持相當的自主，我們對他們的承諾，還須受到尊重」。

九月九日，卡特在俄亥俄州進行競選活動時表示，我們與北平的關係會繼續發展，但我在就任總統後的前一段時間，訪問中國大陸將不在計劃之內，他希冀中共頭目先訪問美國。

九月十四日，卡特在阿利桑納州鳳凰城機場招待記者，除了強調北平「領導人」應先行訪美外，特別申明美國應遵守它與中華民國訂立的各項協定和條約，他透過他的政府要和北平加強貿易關係，同時也宣佈同意尊重中華民國的完整和獨立。

十月六日，卡特在和福特從事全國性第二次電視辯論時說：「他不會讓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共匪)的『關係正常化』，妨礙中華民國的獨立和友誼」。

十月十六日，卡特在堪薩斯城的記者會上說：「他在謀求與北平的共產政權有更好的關係時，決不從保護中華民國的承諾中退縮，同時，保護中華民國免於中共的侵略」。

十一月初旬，卡特於當選美國總統後，接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記者訪問時稱：「他將尋求與北平的『關係正常化』，同時并不完全放棄美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

由上述事實而言，可見卡特對華政策，全是以道義為先，決不以犧牲中華民國作為與匪「關係正常化」讓步，當此國際姑息逆流瀰漫之際，卡特有此決定，實是高瞻遠矚。

事實上，從越南高棉寮國相繼淪於共產鐵幕之後，不少東南亞國家立場動搖，紛與共匪建交，同時亞洲反共戰線，亦因美國立場不夠堅定，復與共匪進行所謂「關係正常化」勾當，早已崩潰，幸有我中華民國舉國一致，堅決反共，作中流之砥柱，方使共匪無法越雷池一步，奠立亞洲反共基石。從地緣政治和戰略地位來看，台灣扼居西太平洋戰略要衝，北接朝鮮半島，南臨菲律賓密列島，東連日本海峽，東南與美國關島及馬里亞納遙遙相對，扼守整個西太平洋的空航與海航之總樞紐，是整個西太平洋防線的操作管制鎖，其重要性自在西太平洋防線上的任何據點之上。誠如總統 蔣公所稱：「台灣在地緣戰略地位上，『為自由世界在西太平洋的防洪堤和橋頭堡』，是一不可封鎖的『西太平洋之門』和『永不沉

沒的航空母艦」。在政治的心理地位上，「是自由世界反共思潮的主流，始終居於馬首的地位」、「為中國人民的自由生存而戰，而亦就是為亞洲人民的和平幸福而戰」、「為海外僑胞的主導」、「為八億大陸同胞歸心托命的方舟」。避開政治不談，即以純戰略地位而言，台灣之存在，實亦為美國之存在，台灣東南接關島，關島之南為中途島，再南就是美國本土。一旦台灣不保，關島、中途島勢將次第不保，至時美國本土同樣不保，此一戰略情勢，美國豈容忽視。

須知今天中華民國之據守台灣，半為本身之反共復國，亦半為代替美國扼守戰略前哨，因之不論中美邦交淵源為何，美國實有協防台灣基本義務所在，過去數年來，美國共和黨執政當局不但不對此一有為有守之反共堡壘給予應有之保護和友誼，反而多方加以摧殘，不斷施以打擊，與中華民國之敵人進行所謂美匪「關係正常化」勾當，這豈是美國對待其忠實盟邦應有之道？往事已矣，願卡特先生重視美國道德精神，重視中美傳統友誼，摒棄與匪「關係正常化」幻想，同為反共而努力。

### 參、美匪關係的發展

美國與共匪的勾搭，乃為尼克森「談判代替對抗」與季辛吉秘密外交的「新生事務」，從一九七一年七月季辛吉密訪北平、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一九七三年五月美匪互設「聯絡處」、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福特訪問北平，迄今已逾五年。美國方面的動機是由季辛吉玩弄國際均衡政治魔術企圖聯匪制俄的幻想和錯覺所造成。共匪的意願則是蓄有重大陰謀企圖：一是

「着重於美國人民」，對美國內部實施擾亂活動，二是企圖使自由世界產生錯覺進行分化陰謀。關於前者，共匪內部文件「國際情勢宣傳提要」曾經透露稱：「毛『主席』（毛酋）革命外交路線的核心，是依靠人民堅決支持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建立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大力促進世界革命的發生。我們同意和尼克森會談，主要是為了發展同美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爭取機會，創造條件，把工作做到美國人民中間去，從思想上、輿論上幫助美國人民起來革命，推翻美國的反動統治」。關於後者，共匪在其對內部發出的「政治指示」透露：「一、『中國』（共匪）與美國發生關係，爭取與加拿大、義大利等國建交，是製造資本主義陣營的『量變』，以求美國的『質變』；二、美國的『質變』將導致資本主義集團更大的『量變』，而註定今後數年內資本主義集團的『質』、『量』互變的加速，以至美國垮台；三、美國的『變』，抵消了蘇俄的壓力；四、美國的『變』、直接導致台灣的『變』，時機一到，無須通過戰爭，就可『解放台灣』。共匪所頒「連隊形勢教育提綱」也稱：「我們」（共匪）邀請尼克森訪『華』（共匪），正是從毛『主席』（毛匪）「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這一策略思想出發的，並不是外交路線有什麼變化。『我們』（共匪）面前的兩個主要敵人，一個是美帝，一個是蘇俄，都要打倒」。由此可見共匪與美國的勾搭，實是蓄有重大陰謀，決非外交路線有何改變。觀乎共匪「黨章」、「憲法」均曾標明「打倒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則可得到事實證明。

美匪「關係正常化」浪潮，近幾年來如火如荼，在這次美國大選中，民主黨政綱之對匪政策，曾闡明「近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匪）改善關係，受到兩黨的支持，這是一種受歡迎的表示，反映出來，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匪），很少有緊要利益相衝突的地方，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匪）的關係，必須沿着和平的路線發展下去，包括和平解決台灣前途的情況下，早日邁向外交關係正常化」。很顯然的，這就是民主黨對匪政策的張本。

就實質言、所云「邁向外交關係正常化」，必須以「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為前提，這即是說：如果台灣問題沒有「和平解決」，美國還須審慎加以考慮，必然無法立即促使美國同共匪「關係正常化」。最近幾個月來，卡特一再聲言：與共匪「關係正常化」，雖為「最後的目標」，但如果中華民國人民無法獲得免於共匪的軍事侵略的保證，則他將不願放棄美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他不願讓和共匪的「關係正常化」，妨礙中華民國的獨立和友誼；他不從保護中華民國的承諾中退縮，同時，保護中華民國免於共匪的侵略。很明顯的，卡特的聲言不僅與民主黨政綱完全一致，而且立場更趨堅定。我們清楚，近數年來，在所謂美匪「關係正常化」中，不斷提出所謂「斷交」、「廢約」、「撤軍」苛刻條件，向美國進行敲詐、勒索，這些條件無一不是危害中華民國的安全，如果美國在共匪勒索之承諾其中任何一件，就等於犧牲中華民國，也就是美國向共匪低頭。反之、假若卡特政府不接受共匪勒索，拒絕共匪要求，那麼所謂「關係正常化」問題，勢將予以擱置，得不到答案。換言之，就是現時的

中美大使館關係，以及與共匪「聯絡處」關係，仍將繼續維持不變。

從基本上看，美匪進行所謂「關係正常化」，純係尼、季聯匪制俄的幻想，並製造所謂美匪「上海公報」為其推動的依據。須知「上海公報」完全是各說各話，空洞無比，甚至針鋒相對，例如關於一般情勢，共匪聲明：「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等一派胡言，而美國聲明：「美國將致力於建立公正而穩定的和平。這種和平是公正的，因為他滿足各國人民各國爭取自由和進步的願望。這種和平是穩定的，因為它消除外來侵略危險」。兩者恰恰是強烈的對照。說到對中國情勢的主張，雙方立場距離更遠，在共匪方面，自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匪偽政權）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在美國方面，只說：「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在共匪方面，大叫「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而在美國方面，却只「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這份「公報」只在最後部份用了兩次「雙方同意」字樣，一為「擴大兩國人民之間的了解是可取的」，一為「將通過不同渠道保持接觸」。所以說這份「公報」誠能稱之為「不協議的協定」，既然無協議，當然無法法律效力可言。此所以在美國大選期中，民主黨政綱對這所謂「上海公報」隻字不提，就是當初簽訂，而且事後一再叫囂根據「上海公報」促進美匪「關係正常化」發展的共和黨，其中所簽訂的競選政綱中，竟亦避而不談。現在簽署以上「公報」的當事人，美國一方是尼克森早已下台。共匪一方的周恩來，亦已屍

骨化灰，故無論時間空間，這份「上海公報」，業已形同廢紙，何況美國政府權力即將更替，對卡特來說，更無約束可言，可以根本不加理睬。

再說共產主義與自由民主的基本分野來說，無論政治上的極權與反極權，經濟上的奴役與反奴役，思想上的壓迫與反壓迫，在任何方面，兩者都是積不相容的。如果說，一個共產主義的政權可以與一個自由民主的政府「和平共存」，一個自由民主的政府可以與一個極權主義的政權「關係正常化」，那簡直是不可思議。

即以尼克森所倡「談判代替對抗」的所謂尼克森主義來看，非但未將名為「正常」而實為「不正常」的美俄關係更「正常」，抑且因季辛吉之玩弄的「聯匪制俄」魔術，而使美俄之間更「不正常」。

總之，共產主義與自由民主，在基本思想理論方面，既然根本積不相容，則在政策與行動方面，任何共黨政權與民主政府，雙方關係的「正常」乃是「不正常」，雙方關係之「不正常」才是「正常」。如今季辛吉以次的美國策士之流，竟然抹煞歷史教訓，罔顧共產本質，必欲與一個連「修正主義」也反對的匪偽政權，大搞其「關係正常化」，甚至在已經互設了所謂「聯絡處」的今日，而猶感關係不夠正常，還想進一步建立所謂「完全的外交承認」，我們實在難以理解。卡特先生新人新政，實不容重蹈覆轍，自應必須改弦更張，力持堅定立場，一新耳目，如此方可昭大信於天下，重振美國聲望。

以實際情況論，季辛吉的所謂「聯匪制俄」，四年多來不只未能在精神上予蘇俄絲毫威脅，而且在事實上蘇俄對美國的反威脅更甚，一九七

一年七月十五日美匪雙方宣佈尼克森定期訪問中國大陸猶未成為事實，蘇俄却先着鞭，立於同年八月爭取了印度，與之簽訂為期二十年名為友好實則軍事同盟條約，將印度納入其勢力範圍。美國原想藉聯匪降低蘇俄在越南侵略氣焰，但結果一九七三年一月巴黎停火，却助長了蘇俄加速赤化越南、高棉、寮國，他若這兩三年來蘇俄海軍之出地中海、經印度洋而揚威西太平洋，以及大量運輸古巴軍隊侵入西南非洲赤化了安哥拉，也都是蘇俄對美國的反威脅。就以美匪「關係正常化」一事而論，美國正面作用既然絲毫沒有收穫，但反面作用却是與時俱增。這種反面作用，遠之為西歐盟邦的更形與美國脫離，近之為亞洲友邦的對美國政府之更不信任，前者以赫爾辛基的歐洲安全會議為例，無論是一般性的承認歐洲現狀，或者是特殊性的確立「兩個德國」，布里茲涅夫的所謂「布里茲涅夫主義」，可說已是充分實現。至於後者，越戰的失敗，與其說是當時西貢士氣民心的消沉，毋庸說是美國「關係正常化」打擊了反共的越南。美國關係正常化的背後，非律賓、泰國先後與匪建交，馴至所有東南亞國家的徬徨，可以說是受着美匪「關係正常化」的影響。

美匪「關係正常化」對美國有害無利，徒以打擊自由世界鬥志，助長蘇俄赤色氣焰，削弱中華民國國際地位，影響中華民國國運前途，希望卡特總統以美國利益為重，及時懸崖勒馬，杜絕與共匪交往，加強與中華民國友好關係，這不僅符合中美兩國的長遠利益，而且亦是符合美國的世界利益，願卡特先生作其明智的果斷與抉擇，則中華民國人民幸甚，美國人民幸甚，自由世界幸甚。